

中共建党第一人退党后预言中共 精准！早就实现了(组图)

【阿波罗新闻网 2017-03-19 讯】



大陆媒体常常报道中共建党第一人张国焘晚年贫病交加无钱安葬。事实上他退党后比其它中共高层结局都好。早在1948年张国焘创办《创进》周刊时，张就已经预言中共夺取政权后必然独裁。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一书里披露出抗战期间，中共假抗日，真占地，甚至希望日本多占地。

张国焘拜黄帝陵承认是炎黄子孙

张国焘，1897年出生，江西萍乡县人。北京大学学生。是中国最早接受、传播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之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先在上海后到浙江嘉定南湖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正式宣告成立。会议参加者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来自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共13人。中共一大的三位发起人是：陈独秀、李大钊和张国焘。

洪君在《长征中的“密电”之谜与“另立中央”》一文中称，由于种种原因，在三位发起人中，陈、李二人实际上未能参加这次会议。而一力召集、组织、主持并当选中共一大主席（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主席并不是毛主席，而是张主席。）的就是，时年24岁的张国焘。

若干年后，周恩来曾对张国焘说：“这个党是你创建的，你不能离开啊！”

在中共一大上，通过了党的纲领和章程，选出了党的三人核心领导。他们是：陈独秀（书记）、李达（宣传）和，张国焘（组织）。

夏闻在《拜黄帝陵张国焘退党换来和美人生》中提到，只要在北美生活过的人们，一眼就能看穿张国焘贫病交加这个说法是不实的。他在文中说，在这里住老年公寓是一项福利，不代表儿女养活不起。老年公寓条件都非常不错。张国焘最后中风后行动不便，住进老人院也合乎常情。

老人院就相当于长期病房，所谓“冻死”是不存在的，如果是被冻死，张的家人完全可以在法庭向老人院索取巨额赔偿，这家老人院也将面临关闭。中宣部编造这个故事时，很可能把加拿大的老人院当成了秦城监狱。说张国焘的三个北美中产阶层的儿子们出不起丧葬费用，那更不值一驳了。

在中共的内部残酷倾轧中，张国焘有机会反思共产党的行为和本质。1938年4月，张国焘在祭拜黄帝陵后没有返回延安，经过西安后来到武汉，随后在报纸上公开声明退党，从此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中华民族向来自称是炎黄子孙，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一直受到中国人世世代代的敬仰，祭祀黄帝始于公元前442年。自唐大历五年（770年）黄帝陵建庙祀典以来，一直是历代王朝举行国家大祭的场所。当时的国民政府每逢清明节，也派出代表祭陵。



共产党却一直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党员耻于做炎黄子孙，奉马克思、列宁等为圣人，死后还要去看马克思。对于祭祀黄帝陵自然不会感兴趣。但出于对当时大统战环境的考虑，为了政治目的，也装模作样派出代表参加，但也只在1937和1938年祭拜过两次，随着国共合作的淡化，中共再无祭拜过这中国人的祖先陵。

在文革期间，黄帝陵甚至被永久性的毁灭了。直到2004年，面对巨大危机的中共才再一次出于政治目的，在重修的黄帝陵上进行国家公祭。

1938年，是张国焘被延安派出祭拜黄帝陵，为什么张国焘去？也许上天看到张国焘还没有完全断掉自己炎黄子孙的血脉。虽然没有记载张国焘在祭拜这座中华民族的祖先陵时，想了些什么，祈祷了些什么。但想必他祈求过黄帝祖先保佑他能够平安脱离延安，想必他也真诚忏悔过往昔的所作所为。正如他在12天后，见到国民政府领袖蒋中正的时候，当着周恩来的面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祭拜黄帝陵后，张国焘一路有惊无险，虽然一度被周恩来控制在中共武汉办事处，但最后顺利和中共彻底脱离。两个月后，他的怀着身孕的夫人杨子烈携带孩子也顺利出走延安，家人团聚，冥冥之中如有神佑。

中共创建者退党 创刊预言中共执政后必独裁

夏闻文章还说，张国焘作为中共的缔造者，他的退党声明在当时影响很大。更难能可贵的是，退党后的张国焘，没有选择中立，而是积极的为消除共产主义的危害而努力。除了为国民政府工作外，1948年，他甚至自己筹款创办了新闻周刊，取名《创进》，从而圆了他退党后就有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能认识到从思想上反共的重要，这说明张国焘对共产党的危害有着很深的认识，也印证他当初退党的真诚，并非只是为了逃脱避祸。

《创进》周刊认为中共“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并且预言“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这些对中共的认识，今天看来，无疑是深刻准确的。



晚年张国焘

张国焘后来去台湾、香港。曾经创办《中国之声》杂志继续反共，发表《我的回忆》一书，留下早期中共祸害中国的翔实史料。文革爆发后移居加拿大安享晚年天伦之乐。而此时他的那些早期的同僚们，晚年得到的却是在文革中生不如死。张国焘的人生轨迹是上天从正面留给我们的见证。

在张树军撰写的《张国焘传》中，也提到《创进》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里指出中共的罪恶。文章称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预言，“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一方面大有利于俄国人向东亚的发展，大有害于中国民族底独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扰乱社会底秩序，严重地戕害国民经济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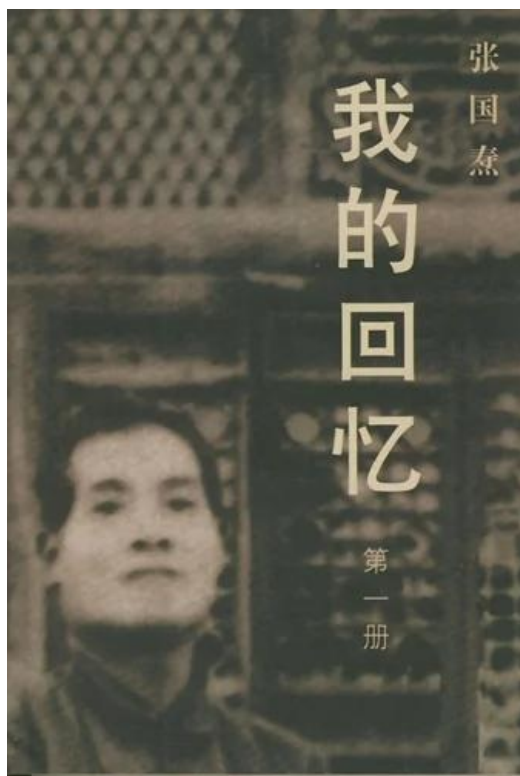
并称：“根据这些理由，共党的暴乱是必须遏止的”，必须“戡乱”。

张国焘披露中共假抗日真卖国

学者魏紫丹在《得心应手 毛泽东利用国军消灭张国焘》一文中提到张国焘的个人回忆录《我的回忆》披露，中共在抗战期间，是假抗日真灭蒋，还让日本多占地。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拚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他（毛泽东）认为日本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幸胜之理。前此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需……他（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该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我的回忆》一二九六页，明报月刊出版社，一九七四年）



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网路图片）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主动出击日军是帮了蒋介石。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百团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军对我们力量的注意；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页一八六）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这可使毛泽东假日灭蒋、又假蒋灭项，表现了驾驭“两类矛盾”得心应手的高度艺术。（项英，新四军副军长兼政治委员，是毛泽东视为异己）需要补充一笔的是，国军为江北行动中陈毅（黄桥战役）和刘少奇（曹甸战役）的二次行动（经毛泽东批准的）所激怒；这是皖南事变发生的最为直接的原因。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弗拉基米洛夫作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被派驻延安。在他死后，其子整理出版了他的《延安日记》。他的日记里记载着对毛泽东较为真切的就近观察。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他写道：“我看，中共领导人希望得到武器，并不是为了向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而是为了同国民党闹摩擦。这使东京的人感到多么高兴呀！”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其占领区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作是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弗拉基米洛夫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对蒋介石和毛泽东作了如下的比较，认为他们“都为权欲迷住了心窍”，但两人仍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一个是在重庆公开这样干，但至少他还在抗拒外国侵略；而另一个却忘记了自己国家的荣誉和苦难，欺骗了党，毁了受到爱戴的党的领导人。”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中共毛泽东搞分裂是日军获胜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国军的战斗力问题。这种分裂是中国不祥的现实。而且这种分裂显然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毛泽东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无异于为日本侵略中国如虎添翼。无论如何也要削弱蒋介石，这就是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政策实质。让日军占领中国的土地、烧毁中国城市去吧！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的投降使中共领导感到沮丧，在他们看来，日本应该还能防守好几年（无论如何，起码是两年）。”

可以互为印证的是，毛泽东的谈话与此如同出一辙：“（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一九五七-一九六一）》第二六零页，清华大学，一九六七）。

再者，与此前后、遥相呼应的是，毛泽东曾屡次亲口向日本政界领导人士说出不胜“感谢”“涕零之至”一类的话。

阿波罗网孙瑞后综合报道

[阿波罗网](#) 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阿波罗网孙瑞后综合报道

本文URL: <http://www.aboluowang.com2017/0319/898925.html>

[郑重声明: 新闻和文章取自世界媒体和论坛, 本则消息未经严格核实, 也不代表《阿波罗网》观点。]